



人物

赵学勇先生二三事

□ 郭大章

最早见到赵学勇先生,是在2018年师兄师姐的毕业论文答辩现场。

答辩会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,中午休息了一个小时,其余时间全都在紧张进行。别说一直坐在台上的答辩委员们了,就是我们这些能随时出门松松筋骨的旁听者,都感觉到了极度的疲倦。然而,先生一直端坐前台,始终保持着谦和的微笑,就算遇到论文不尽如意者,也是和蔼地鼓励。

我当时便被先生儒雅的风度所折服,觉得这才是一个大学者应有的涵养:不急不躁,虚怀若谷。

有时,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——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年以后,我竟被先生收归门下,成了先生的博士生。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,我彻夜难眠。当我在西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次见到先生时,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先生满头银发,说话时还是那么不急不缓,透着一股柔柔的力量。

先生祖籍陕西,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,师从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的弟子吴小美先生,于兰州工作了近三十年,后于2005年回到家乡陕西,继续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,时至今日。先生可谓一生都扎根西北,把岁月奉献给了西部的高等教育事业。

有一次上课,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件他的往事:先生曾到陕北插队,在当地一家小煤窑里挖煤,有一次,先生钻到地底去挖煤的时候,小煤窑发生事故突然塌了,把先生活活埋在了地下,先生曾以为自己就这样去了,但后来在工友们的全力抢救下,先生被刨了出来,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先生在叙述往事的时候,依然微笑着,不急不缓,甚至连语调都没变,就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一样。当时,我们作为听者,个个都为先生捏了一把汗,同时也庆幸先生平安无事,不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,将会失去一颗璀璨耀眼的星。

我从小就是一个“学渣”,再加上本科毕业后,荒废了十年,对学术很是生疏,故而先生布置的作业,总是完成得不好。但先生从不生气,总是轻言细语地跟我闲聊,以此来打开我的思路,就算到了极想生气时,先生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,然后自顾自地笑笑说,那好吧,就这样吧!往往到了这时,我便低着头想钻到地底下去。

先生跟我们讨论学术,不分地点和场合,也从不正襟危坐。有一次,我在图书馆看书,先生打来电话,问我在哪里,说他办公室漏水在装修,叫我找个地方讨论一下论文,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哪里合适,先生说,就去你宿舍吧,我说宿舍

条件极差,连个座位都没得,先生说,能说话就行。等我跑步赶到宿舍楼下时候,先生正在那里等着,那一瞬间,我竟有一种落泪的冲动。

先生对待学术极其认真,认真到苛刻的地步,这尤其体现在对待我们的论文上。先生修改论文十分细致,返回来的修改稿,到处都是细密的红色字体,密密麻麻,布满整个稿纸,弄得我们拿到修改稿时战战兢兢,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。

放寒假时先生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,我完成以后交给先生,松了一口气,心想终于可以过个年了。不曾想,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,先生给我打来电话,足足说了半个小时,从框架结构到思路方法,给了我很多建议,而后叫我尽早修改,改完再传给他看。挂掉电话,我呆立在老家的院子里,先生那伟岸而略显苍老的身影,出现在眼前。

去年,武汉的一家杂志曾做过一次先生的访谈,在访谈中,先生详细回顾了和学术“纠缠”的一生。读完那篇访谈,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。说不清楚为什么,我特别喜欢那篇访谈的题目:《以下沉的姿态求知问学》。

以下沉的姿态求知问学——这就是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;这,就是我们的先生。

万物

一棵长在城里的桑树

□ 朱永波



春晨 盛近 摄

盐城晚报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

单位在一个老旧小区里,前排是办公楼,后排是家属楼,在两楼之间靠近办公楼一侧,有一棵碗口粗的桑树。

没人知道这棵桑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,直到有一年,一位同城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求助,说是他上小学的孩子在养蚕,哪儿能找到桑树。我告诉他,我单位的院子便有一棵。他很惊讶,城里还能找到桑树?

在民间,总有“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”的习俗,所以桑树是很少能出现在庭院的。一般能看到桑树的地方,不是荒芜掉的田里,就是偏僻的沟边。桑树给鸟儿奉献了香甜的桑果,鸟儿也顺便给它传播了种子。所以我猜想,单位里的这棵桑树也应该是一只贪吃的鸟儿种的,它在城外的一棵桑树上吃了桑果,在路过城市的时候在空中拉了便便,恰好落在我单位院子里,这里便长出了一棵桑树。

二楼的楼道一伸手就可以够到桑树的树枝,朋友非常开心。他说要不是我告知,他不知道要驱车多少公里去城外找桑树。他平时在家少,很少陪伴儿子,感到很愧疚。因此,儿子喜欢养蚕宝宝,他无论如何也要满足孩子的这个愿望。

一棵平时没怎么留意的桑树,却满足了一位父亲的爱子之心,我突然为这棵桑树感到骄傲起来。朋友走后,我默默地站在窗前,仔细打量起这棵树来。它并不魁梧,因为夹在两楼之间,只能努力地往上生长,便显得瘦瘦高高的,像极了一位初来乍到的腼腆少年。

我以为这事就此了了,不料这却只是个开始。

第二天下午,我听到楼道里有孩子的声音,一看,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二楼楼道上东张西望的,是那种想采桑叶又担心被人说的样子。当然,没人愿意去打碎一群少年的梦。此后的一段时间,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有孩子前来采桑叶,小院居民也从来没人嫌吵,有

几次,我还看到在院子里转悠的老伯帮孩子们采桑叶。

整个春天,这棵桑树都在为孩子们奉献着叶子,它也像遭了难一样,除了主干最高处一枝独秀,周边能够得着的地方都被采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。甚至,有些树枝都被调皮的孩子折断了,像残废了的胳膊在空中耷拉着。我开始心疼这棵树了。

然而,我的顾虑是多余的,夏日的脚步刚抵达,这棵树便满血复活了,新抽出来的枝丫像箭一样射向四周,没几天茂密的树叶便把半个院子罩得严严实实的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真为它生命的顽强和对人的宽容感慨!

从此,每年的春日,小院里都会出

现前来采桑叶的小学生,他们如同候鸟般聚集在小院,叽叽喳喳地给小院带来生气。到了暮春,他们又如同候鸟般突然消失,小院便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之中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,那棵桑树依然在院子里继续着它的春夏秋冬,它在这座小城里也继续着它的传说。而我也听人说,当年前来采桑叶的孩子当中,居然有考上博士研究蚕桑和丝绸的。

看着窗外的这棵来自乡野的桑树,我突然想到了“成全”二字。人、鸟、树,到底是谁成全了谁?其实,这世间,谁又不是努力地成全着别人,又同时被别人成全着呢?我们心中有爱,帮助他人,敬畏自然,最终受益的是自己。

旧事

借钱上学

□ 蔡永平

喜庆的年味还未消散,开学的日子逼近,愁绪压上心头。我在县城读书,要六百多元报名费,这钱对窘迫的家,宛如门前高耸的大山。

邻居马三当护林员,他“月月有麦儿黄”,每年的学费向他借。为答谢马三,父亲承揽了他家的农活,母亲承包了他家的针线活。可这年母亲和马三婶拉话儿,跟她辩白了几句,惹恼了他们。父亲去马三家借钱,马三黑了脸:“养个狗也知道向主人摇尾巴,哪有钱借给你呀!”父亲的脸像被人掴了一掌,酱紫成猪肝色。

春雪像难缠的泼妇下个没完没了。冒风雪,我和父亲去了另一个“有麦儿黄”的乡干部刘干事家。暖烘烘的屋里,刘干事斜躺在火炕上,喝酥油茶,听收音机里的评书。我们父子俩像做错事的学生,站立在火炕前。父亲吞吞吐吐地向刘干事借钱,他喷口烟,望着腾升的烟圈,懒洋洋地说:“你猴年马月能还上呀,供不起就不要上了。”我窘得恨不能地上有一条缝钻进去,赤红脸的父亲咬牙说:“就是吃糠咽菜,我也要供孩子上学!”父亲粗糙的大手拉起我的手,冲出屋子,冲进茫茫风雪中。

父母求遍村里人家,只凑了三百元。母亲哭丧脸:“去城里亲戚家,碰碰运气吧!”

天蒙蒙亮,我和母亲踏着厚雪上路。风呼啸,雪打脸,我的心似冰坨。山路陡滑,母亲一瘸一拐向前赶。母亲腿痛,那是生我三天后就下地干活,落下的月子病。我搀扶母亲,跌跌撞撞三个多小时,赶到公路边。年节里客车塞满了人,鸣着笛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。母子相依,站立成两尊雪雕。衣服湿透,身子冰冷,脚失去知觉,肚子咕咕叫,贴到脊背。捱到下午三点多,几乎虚脱了的我们才挤上一辆客车。我拼力挺直腰板,扶着瑟瑟发抖的母亲。车内人贴人,挤成相片。

天黑下来,我们到城郊区小舅家。小舅很高兴,但舅母却不理不睬。舅舅弟兄多,小舅三十了娶不到媳妇,眼看要打光棍,母亲多方央求撺掇,小舅做了上门女婿。母亲和小舅是同母异父的兄妹,两人年龄相差大,外婆死得早,母亲把小舅当儿子一样疼。晚饭是猪肉面片,饿极了的我,没尝出味道就咕噜噜两碗下肚。我起身要去盛饭,母亲“喀、喀”咳嗽,用眼神制止我,我不情愿地放下碗。母亲端着碗和小舅的丈人拉话儿,吃得很慢。吃了一碗,母亲说胃疼不舒服,放下了碗。趁舅母和小舅的丈人不在屋,母亲向小舅借钱,小舅低头嗫嚅地说:“家里的事老汉说了算,我没办法。”母亲叹息:“我知道你的难处,在家嘴要甜,腿要勤,伺候好老的、小的。”

那晚,困乏的我,头一挨枕头呼呼睡着,可母亲辗转反侧一夜。

第二天,我们坐车去姑妈家,这是最后一丝希望。姑妈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母亲提起借钱,姑父捻着胡须沉吟半天:“家里的钱要买骡子,你家草驴产骡娃子,给我们留着吧。”母亲褶皱的脸笑成一朵绽放的花,赶忙应承:“留着,我们家草驴产的骡子一个赛一个,干活老实肯下力。孩子,记住姑爹的好!”我冰坨般的心瞬间照射进一束明亮温暖的春阳。

窘迫的日子里,父母艰难地供我上学,我经历了期间的苦涩,对学业更用功。同时我也懂得人要怀有一颗善良、感恩的心,在我成为一名教师后,对贫困学生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。

又是开学季,孩子们漾着灿烂的笑脸走进校园。我为孩子们生活在这幸福的时代由衷地高兴,“两免一补”、营养餐改善计划等惠民政策的实施,为孩子们的求学之路铺满阳光。